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六十五回 楞漢子吃茶誇好 莽男兒喝湯噴人

詩曰：真人塞其內，夫子入於機。
未肯投竿起，惟歡負米歸。
雪中東郭履，堂上老萊衣。
讀遍夫賢倚，如君弟者希

且說韓天錦問過賣，他說外頭有現成的茶，拿起就喝。天錦一看北邊是裡頭，隔著一段欄杆，這必是外頭了。他一看四個小茶缸四半碗茶，從人才把他搗涼了，他過去伸著大手就要端茶。從人一攔說：「你好生無禮！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就被武生相公攔住，打算著大個把茶喝完，道個致謝也就完了。就見大個嘴又大，碗又小，茶又少，端起來「噶」的一聲，幾碗茶就沒了，一叭啞嘴，就嚥下去。大個說：「好哇！」又端起來一碗，一連就是四碗，喝完了又說：「好哇！」轉臉要走，被武生伸手拉住說：「呔！你這廝好生無禮！」天錦問：「怎麼無禮？」武生說：「你方才喝這茶好不好？」天錦說：「我直說好嗎！」武生說：「好便怎樣？」天錦說：「喝好了給櫃上傳名。」武生說：「是我的茶，怎麼喝好了給櫃上傳名？」大個說：「好小子！」武生回答：「罵我哪？」

大個說：「我沒罵你，我罵這小子哪。你說外頭有現成的，拿起來就喝，讓人家損我一頓。我就是打你個狗娘養的！」過賣嚇的是渾身亂抖，說：「太太爺等等，咱們可不許矯情。我說外頭是門口，外頭西邊有個綠瓷缸，瓷缸上有塊板，板上頭有個黃砂碗，拿起來就喝，也不用給錢。誰叫你拿起人家的茶來喝？人家豈有不說的道理？」天錦說：「到底是誰沒說明白。」言還未盡，抓起過賣要打。武生說：「大個，我看你有些不說禮。不用欺負他，來，來，來，咱們較量較量。」正說話間，盧珍打外邊闖將進來，隨後大官人也到。

原來是他們見韓天錦到黃花蹤跡不見，直找到西頭，又打西頭找回，方才找到全珍館。高聲嚷道：「哥哥要同人打架，千萬可別動手！」連大官人也到，一問怎麼個緣故，過賣就將所有的情由述了一遍。盧珍拿好話安慰了過賣幾句，說：「你看我罷。」

轉頭又問了問天錦。天錦說：「他說的不明。他說外頭，也沒說是那個外頭，教人家損了我一頓。」盧珍說：「到處裡就是哥哥你闖禍。坐著罷，我過去給人賠禮去。」「這位大哥在上，小弟有禮。方才是我無知的哥哥得罪了兄台，看在小弟分上。把尊公的茶全都喝了，我們也不敢說是賠了，我再給閣下斟出幾碗來涼著就是了。」武生連連陪笑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我倒透著小器了。」彼此對施一禮。

盧珍告退，歸到東邊，緊著武生相公那張桌子落坐，數說了天錦幾句。然後過賣過來，倒給天錦陪了個禮。然後要茶。天錦說：「什麼也敵不住人家那茶好喝。」盧珍一笑說：「哥哥還會品茶哪！」天錦說：「什麼話哪？真好喝哇！」山西雁徐良說：「你看這個人那麼大個，他會沒喝過茶？」喬賓說：「看看他有多時開過眼。」胡小記說：「聽見怎麼樣？別看他料半的身量，我一低腦袋，他就得躺下。那個武生相公倒是個朋友，說話也真通情理，可就是不知道姓字名誰。」再聽那邊說的話，更奇怪了，就說這喝茶，天錦直誇這茶好。盧珍說：「怎麼個好法？」天錦說：「喝的嘴裡呀，他那麼噴噴香的，苦因因的，沈都嚙的，甜深深的。」「你是淨喝過涼水，沒有喝過好茶。過賣過來，把你們裡頭那頂高的兩前，照著那邊的樣子煮一壺來。」不多時煮了一壺來。盧珍把三碗斟上，過去又讓了讓那邊武生相公，頭碗遞給大官人，二碗遞給天錦，然後自己端起一碗，說：「哥哥，嚐嚐這個茶怎麼樣。」天錦把茶端起來「噶」的一聲，一叭啞嘴，又一裂嘴說：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」盧珍問：「怎麼差不多呢？」天錦說：「喝的嘴裡不那麼香噴噴的，不那麼苦因因的。」盧珍說：「別說了，讓人家聽見恥笑。」大官人說：「這茶就很好。」

不多一時來了一個人，提著一壺茶，放在桌案之上，說道：「我家主人聽著這位爺誇獎我們的茶好，原本是打我家鄉帶來的茶葉，固然此處買的茶葉，敵不住我們帶來的茶葉好。這是我家主人孝敬你們爺們的。些須小事，望乞笑納。」盧珍說：「素不相識，這如何使得？淨是韓大哥誇好，讓那位尊兄送過來，這怎麼答人家的情哪。回去見你家主人，替我們道謝。」說畢，復又衝著相公桌上一謝。大官人也謝了一謝。韓天錦就先把茶斟起來一喝，說：「大叔，兄弟，嚐嚐這茶，到底是真好！」盧珍也就點頭。大官人也說：「好！怪不得他誇獎。」

少刻，那邊武生相公過來說：「飯已要齊，請諸位在那邊一同喝一杯酒罷。」大官人、盧珍都說：「不陪，不陪，少時我們飯也就要來了，大家兩便罷。尊兄先請。」不多一時，叫過賣來，也要了一桌上等酒席，擺列杯盤。盧珍與大官人俱到武生相公面前，讓了一讓，復反落坐，大家吃酒。盧珍雖是這邊吃酒，不住的淨看著那邊武生相公。但見那相公端起酒來，長歎一聲，復又放下，心中如有所思。從人們勸解說：「相公總得吃飯，怎麼連酒也不喝了？」勉強著要了兩碟饅頭，讓相公吃。剛吃了半個，也就放下。

又給要湯，相公言不要了，從人一定叫過賣強要了一碗湯，是木樨湯。不多時湯到，相公用茶來漱口。

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，背著個包袱，一身墨綠的衣服，壯帽，肋下懸刀；面如熟蟹蓋一般，粗眉大眼，直往裡跑，進門來就嚷：「餓了，餓了，我餓了！」正是過賣張羅著盧珍那邊擺齊，又到後堂張羅著胡小記的酒飯。徐良說：「你看打外頭來了個餓的。方才來了個渴的，這又來了個餓的，瞧他去罷。」過賣將出來，那人已經到了後堂，說：「餓了！餓了！瞧有什麼吃的，快些拿來。」過賣說：「要現成的這裡沒有，外頭有現成的，拿起來就吃，有忙事吃了就走。」可巧過賣又沒說明，始終又沒提門口的外頭，又遇見了個渾人。那人一想那欄杆裡頭是裡面，欄杆外頭是外面，轉身又看見武生相公那桌酒席，直奔前來。到桌案之前，他不管好歹，就把方才端來的那碗熱湯，端起來就要喝。又是碗清湯，也沒有油，也不冒熱氣，這人端起來就喝。頭一口「咕嚕」一聲咽將下去，燙的心腹生疼，似乎這二口湯就不用喝了，嘴急，又把二口湯喝在嘴內，燙的「撲哧」一聲，一口湯噴出，正噴在武生相公臉上、頭巾、衣服等處，無一不有。人家是新開剪，頭次上身，湛湛新的衣服，全給油了。武生相公氣往上一壯，用手一指說：「那醜漢這是怎樣了！」那人「哎喲」半天，說：「你說怎樣？」武生相公說：「你賠我。」那人說：「你還得賠我。」武生相公說：「我賠你什麼？」那人說：「賠我舌頭。」武生相公說：「我的菜誰叫你端起就喝？」那人說：「那小子他叫我喝的。」過賣早就嚇的抖衣而戰，過來分證這個理說：「我叫你在門口外頭有個三角架子，上頭有個木板，木板上有饅頭、面、粽兒，拿起來就吃，誰叫你喝人家這個來？」那人一聽，羞惱便成怒，抓起過賣就要打。

裡面的三位英雄不服了，開路鬼喬賓就要出來，被胡小記攔住。山西雁說：「該這位相公倒運，喝茶犯小人，吃飯又犯小人。」韓天錦也有了氣了：「怎麼人家的東西他拿起來就要吃？」盧珍說：「哥哥，你別說了，只許你拿起來就喝，不許人家拿起來就吃麼？」那武生相公就是泥人，也有土性兒，喝道：「那個小輩，不用同過賣發橫，你就是賠我的衣服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就賠我舌頭。衣服有價，舌頭沒價，索性我也不衝著過賣，說了賠舌頭罷！」小子隨說著，上頭一晃，就是一拳。武生相公一伸手，接住腕子，底一下腿，那人便倒，復又起來。裡外眾人哈哈一笑。那人羞惱成怒，亮出刀來。

不知兩個人怎樣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